

往事如昨

难忘那碗月饼渣

刘甲凡

又到中秋节了,老友们凑到一块儿话短长,谁也没忘记当年吃月饼的情景——八月十五晚饭后,孩子们围成一圈,一个个眼珠子瞪得铜铃一般。妈妈用刀把一个月饼切成4块,每人分得一小块,半平话那叫“一 lou”。孩子们谁也舍不得一下子吃掉,都是含在嘴里慢慢咂摸。就连那张包月饼的油纸,也恨不得嚼碎了咽下去。当年的月饼到底什么味道?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能表达出来,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。

在早年的经历中,一碗月饼渣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。

那是1978年,利用休班时间,公社建筑队曲排长带着我们4个人到一户人家盖房子。这天下午中间休息的当口,东家在院子里摆开小饭桌,放上几个碗,还有一个大纸包。没等打开,一股诱人的月饼味就扑鼻而来。原来,东家的闺女在县糕点厂上班,中秋节期间,内部职工每人可以分配几斤月饼渣。不用粮票,价格也比包装完好的月饼便宜好多。

东家招呼我们坐下,用饭勺给我们每人挖上一碗,差不多相当于两个完整月饼。月饼虽然碎了,可味道一点没变,闻起来还是那么香,吃到嘴里还是那么甜。



“妈妈牌”月饼

鲁从娟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每每临近中秋,村里的供销社就开始卖月饼。由于生活拮据,妈妈只买上两斤拿回家。月饼用纸包着,纸上的图案很美丽,印着嫦娥奔月的图案,让人的思绪飞向美丽的月宫,追寻桂花树下襟飘带舞的嫦娥。我们姐弟只能用鼻子闻闻月饼透过油纸的甜香,摸摸包装纸上漂亮的图案。月饼送给奶奶一斤、姥姥一斤,家里只留下月饼丝丝缕缕的余香。

过节总得让孩子吃上月饼啊!为了让我们解馋,妈妈就自己做月饼。记忆中,月饼很大,圆圆的,有很多层,里面夹着花生碎、黑芝麻和白糖,吃起来又香又甜。对于当时天天啃玉米饼子的我们来说,“妈妈牌”月饼真是最奢侈、最美味的食物了。

妈妈做月饼的主要原料是花生、黑芝麻,都是自家地里产的。炒黑芝麻时,黑芝麻在锅中噼里啪啦地蹦跳,有香味飘出就熟了。花生炒熟后,妈妈就用擀面杖擀成花生碎。妈妈先把面做一个圆形的底,上面撒上一层花生碎、芝麻和糖,然后铺上一层擀得很薄的面皮,再撒上一层花生碎、芝麻和糖。往复几次,最后铺上稍厚一点的面皮,把上下面皮捏合在一起,并捏出一圈好看的花纹,在上面点上一朵小红花,一个漂亮的月饼就诞生了。一个月饼,在我的眼里就是妈妈做出的一个个艺术品。每每此时,我总爱在妈妈身旁转来转去,忙着帮妈妈做月饼,弄得脸上、衣服上沾满面粉,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。那种忙碌热闹的气氛我现在还特别怀念!

眼看着月饼入锅,嘴馋的我恨不得月饼顷刻即熟。妈妈烙月饼,我和姐姐争着烧火。烙月饼的火候很重要,不能太急,我耐着性子守着一膛小火,痴痴地等着月饼熟透。一股香气慢慢升腾,很快香香甜甜的味道弥漫整个屋子。妈妈烙的月饼油滋滋、金灿灿的,不等凉透,我便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,轻轻地用舌尖舔着味儿,慢慢地咀嚼着、品味着。香甜的味道一点点在舌尖上弥漫开来,所有的味蕾被激活,幼小的心灵滋生出无限的满足和甜蜜。

“妈妈牌”月饼虽然外形没有卖的月饼那样好看,但吃起来却别有一番滋味,嚼在嘴里油而不腻甘酥醇香,回味悠长。多年以后,只要回想起这个味道,我的唇齿间似乎还残留着月饼的余香。

饼儿圆如月

高绪丽

山里开始忙秋了。当浑圆的花生仁饱满浓郁、带刺的板栗壳爆裂露出圆鼓鼓的栗子、花椒香扑鼻之时,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也就来到了。

农历八月十五,家家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便是月饼了。小表叔是家里的小老生,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。俗话说:“小老生,两筒鼻,不干活,也当意。”生于1970年的小表叔是全家人捧在手心里面的宝。在小表叔六岁那年的八月十五,小表叔的娘,早早地就把晚饭做好了,难得不用地瓜干果腹,这天,小表叔的娘用白面掺着点黑面给全家人包了饺子。

吃过饺子,窗外的圆月已经挂到了树梢上。小表叔的娘拿出来一个五仁月饼,斜着切了三刀,把一个月饼分成六小块,正好一人一小块。小表叔与哥哥姐姐们把分到手的月饼托在掌心里,谁都不肯先下口。小表叔把分到的那块月饼放在餐桌上,寻思着等吃完饭慢慢享用。这期间,小表叔跟他的小姐姐趴在窗边看月亮,没看到娘开始收拾桌子。结果,娘不小心把那块月饼随着残渣一起倒进了喂猪的槽子里。

心心念念的月饼最后进了猪的肚子里,成了小表叔心里永远忘不掉的记忆。直至后来,他隔三岔五把那段经历拿出来给我们念叨念叨。

很多年前,我到外地读书。军训期间,偏巧又赶上八月十五,学校出于好意,给每位同学发了一个五仁月饼。那个月饼,好像天上的月亮,散发着浓郁的香味,要是在以前,我会毫不犹豫地咬上一口。可是那天,我用掌心摩挲着月饼细腻的饼皮,良久,心里充满一汪思念。

往年在我们家,母亲习惯把一个月饼拿来横竖各切一刀,然后一人分得四分之一的月饼。那时我幻想着,如果分一整个月饼该多好啊!可是在异乡的八月十五,当我第一次拿到一整个月饼时,觉得自己好像把整个月亮都抱在了怀里。我以为它会是滚烫滚烫的,至少也会热得让我拿不住,没想到那个夜里,当我把它放在胸前,并没有捂热我的心。我依旧想家,想家里干净简单的摆设,想门前的那棵枣树,枣应该红了吧。

姐妹回家过中秋

盖少艳

我和大姐参加工作后,不管身在何处,中秋节一定要赶回老家陪父母和小妹过节。

那年中秋节,我们凌晨四点就在路边等大巴车。初秋的早晨,风有点凉,两个人站在路边盯着来往的车辆,生怕错过了回家的车次。三个多小时颠簸的车程,我无心欣赏窗外的风景,归心似箭,心里念着的是院子里的兔子、猪圈的小肥猪、墙角红艳艳的花……

一进村里的胡同,就看见一个瘦弱的女人站在另一头四处张望,风吹乱了她的头发,那不是母亲吗?我激动地大喊:“妈!我们回来啦!”母亲也很高兴,“大艳少艳,就等你们回来了啊!赶快进屋歇歇,你爸还在烧火做饭呢。”

院子还是那么整洁,屋檐下挂满了红红的辣椒,父亲坐着马扎烧火,大锅里香喷喷的味道扑面而来。“爸,你做啥好吃的啊?我饿了。”我说。父亲笑了,“锅里炖的猪肉粉条,让你妈赶紧找点吃的给你垫垫。”小妹迎出来,我从兜里抓出糖块塞到她手里。小妹高兴地接过,手忙脚乱地撕开一块放到嘴里。

我和大姐把工资交给母亲,母亲问:“你俩把生活费留出来了吗?”我笑着说:“早留了,放心吧。”母亲把钱放好,拿出月饼。月饼是用黄油纸包着的,上面盖了一张写着“传统老月饼”的红纸。打开后,圆形的月饼裹满了棕色的外衣,边上雕刻着春兰、夏荷、秋菊、

冬梅四种花,中间刻了“花好月圆”。月饼是五仁馅的,咬一口香甜可口。母亲则忙着把饭菜端上了炕,有猪肉炖粉条、芋头排骨汤、炸刀鱼、红烧茄子。我们抢着夹肉给父母,“爸妈吃肉。”母亲乐呵呵地推让着,父亲则喝着酒,眼圈红了,说:“现在生活越来越好,你爷爷奶奶在就好了。”父亲有些伤感,两位老人健在时,每年的中秋节,母亲会请他们来家里吃饭,吃月饼赏月。

晚上吃过饺子,一家人坐在院子里赏月。中秋夜,一轮明月缓缓升起,院子里洒满银辉,月色很美,风很温柔。母亲在院子里放上一张桌子,摆一盘月饼、一盘石榴,圆圆的石榴剥去厚厚的皮,里面是晶莹剔透的籽,吃到嘴里甜丝丝的。我们吃着月饼,母亲忽然说:“你俩回来过节太好了。逢年过节,我都站在门口张望,要不就爬上平台往远处看。以前不理解你外婆整天爬平台做什么?现在终于明白了,那是为了看外面的孩子回没回来。”母亲说着,眼睛湿润了。

那年中秋夜睡得很晚,一家人躺在长三米多的大炕上。我挤在母亲的被窝里,母亲说今年的花生芋头大丰收,日子越来越好了。父亲说,等煮一大包花生芋头让我们带回去……

那晚的月色很美,亲情很浓,流淌在我的心里,在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吃月饼的记忆

丁志喜

丹桂飘香的季节,商店、路边摊点,到处都能看到月饼,能闻到月饼特殊的香味。中秋节吃月饼,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。一家人围坐一起,在浓浓的月光下,吃块月饼,喝点美酒,尽享天伦之乐。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月饼对许多家庭来说是难得的奢侈品。

我小时候,每到中秋家里一般会买两斤月饼。一斤送给爷爷奶奶,另外一斤我们全家享用。我们兄弟姐妹多,一斤月饼四个,母亲会把每个月饼从中间割开,每人可以分一半。手里拿着一半月饼,闻着月饼的香味,垂涎欲滴,把玩半天,才迟迟下口。母亲总是一脸幸福地看着我们吃,至今也记不清母亲到底吃没吃月饼了。她只是劝我们,吃吧,吃完了去街上玩。

那时候我还有个小秘密,每年都抢着去给爷爷奶奶送月饼。奶奶总会掰一半月饼偷偷塞到我手里,嘴里念叨着,拿着,别让你爷看见。每到此时,爷爷总会故意扭过头去不看我。我会拿着半块月饼回家偷偷给母亲。母亲总是说,那是奶奶给你的,你吃吧,别告

诉你哥你姐。我就把半块月饼藏好,之后拿着到街上向小伙伴炫耀。圆圆的月亮无私地倾泻着它的清辉,我和小伙伴就在月光下嬉戏打闹、捉迷藏,玩得不亦乐乎。那时候从未奢念有一天能吃到一整个月饼。

1981年的中秋节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中秋节,恰逢周六,同学的父亲开着村里跑运输的卡车来接他回黄县。我匆忙买了两斤月饼,坐在了同学父亲卡车的后斗里。车开得很快,把在车后斗里的我冻得瑟瑟发抖。我就把车斗里的帆布披在身上,小小密闭的空间,月饼那浓浓的香味立刻在我的身边飘散开来。傍晚,母亲看见我风尘仆仆地回来,流下了眼泪,说给我留了一块月饼。看见我疲惫的样子,又抱怨我咋不坐长途车。我没告诉母亲是为了节省2.4元的车票钱。那夜我们全家每人一个月饼,我第一次陪父亲喝了杯白酒。乘着酒劲,我给父母唱了首在学校刚刚学的长征组歌《四渡赤水出奇兵》。

现在人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月饼已经成为一种仪式,但每到八月十五月亮升起时,我总会怀念那些曾经经历的点点滴滴。